

桐花如常

许冬林

不喜欢桐花多年，觉得它肥而俗，香气浓烈到撞人，落花时样子邈邈。

谷雨之后，桐花最盛。少年时居住的老宅西边，有一棵桐树，是白桐，也叫泡桐，粗壮、高大，枝叶覆满头顶天空，指手画脚。我放学回家，穿过开着无边无际的紫云英的田野，老远看见我家屋西的桐花，白发苍苍地开上云天。桐花下，炊烟升起，猜想母亲一定正忙碌地做饭。桐花粉紫色。浅浅的粉紫，隔着暮春的天光烟霞看去，竟像是颜料在水里化掉了，化成一团不干不净的灰白色。这样的灰白色，是薄凉的，像日子，不过节也不做喜事的乡下日子。寻常的日子。

有一回，采风回来的朋友跟我描述她在乡间看到的桐花有多美，我心里想笑。桐花能有多美？匆匆一见，如旅途上的艳遇，不负责洗臭袜子也不用油污满身地下厨房，没熬过漫长的相看生厌的时光，那情感自然是尽吐芬芳。我想起从前我家的那棵桐树，暮春的雨愁愁长长地地下，屋外的墙角处，腐烂的树根边，都生了一簇簇的野蘑菇，肥厚的桐花瓣瓣的坠落，砸在滑腻的湿地上，混进潮腥的野蘑菇丛里，然后一起腐烂。空气里，桐花的味道又湿又重，缠绕不散，像玄奥难解的命运。夏天，算命先生坐在村口的桐树荫下，一卦一卦地算。他说人在命运里走，也逃不掉。命运如网，缠绕不散。

母亲喜欢请人算命，给家里每个人都算。一回是抽牌，母亲让我抽，我抽出一张，展开看，是一个女子，骑一匹白马，又矫健又威风。图边说的是什么，已经不记得。只记得，我是喜欢那匹马的。其实我也想骑上那匹马，逃，逃离乡村，逃离我妈妈我奶奶那样的生活和命运。我不想自己就像一朵桐花，开得那样粗陋，那样没有花的样子。花的样子应该是轻盈的，鲜丽的，香气袅袅像细细的柳丝，或者像下下停停的暮春的细雨。

如果做花，我不想做一朵桐花。

像逃离一场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一样，我试图以自己的不甘和倔强来逃离古旧乡村，逃离古旧的生活方式。我追随理想，试图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。出门读书，风花雪月地写席慕容体的情诗……我以为我成功逃离。

暮春的一个黄昏，散步，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前，竟是久久流连不去。那是极普通的一户农家，两层半旧的小楼，门前用竹篱笆围出一小块菜园，里面种瓜种豆。房子东边，立一株高大桐树，紫色的桐花累累簇簇盛开，远看去，花开灼灼，如蒸如煮，花气熏天。房子无人，静悄悄锁了门，只有那一树桐花火辣辣地开，繁花照眼明，也庇护着小楼和院子。一块园，一树花，一户人家。静谧，安稳，寻常。寻常中透着人间烟火的亲切，和盈盈的美意。

桐花到底还是美的！

回想少年时：偌大的桐花荫下，坐着三小间覆有青灰瓦片的房子，我踩着满地的潮湿桐花去上学。那画面，隔着二三十年的光阴，现在回头看去，才看出了一种人间的简静与清美。寻常朴素的物事中所包含的美，要过完小半生，才能懂得。就像过完小半生，才懂得，平常心的可贵。

我在宅边闲地上开荒种菜，种没有农药没有生长激素的蔬菜。十指纤纤，不弄墨，弄泥土：一则希望儿子在我身边成长的年月里，可以吃到最健康的菜，再则是，一慰自己初进中年渐生的求田问舍之心。一次跟文友说起，说起种菜，说起农事。他说他从前什么样的农活都干过，每年割稻子，最后一镰，他会割在自己手上，提醒自己逃离。我听了，内心有急雨经过，一阵潮湿。是的，我们曾经都是逃离者。可是，如今我们说起油菜花，说起三四月的秧田，内心里不住地觉得亲切；看见庄稼，总觉得如遇故人。回头看人生，还是认同挖一口塘种几亩地生养两个孩子的日子，是庄严安稳的。寻常是美，朴素是美，这样的美，又极庄严。

原来一直不曾逃离；对抗了小半生，最后，还是喜欢桐花。逃了小半生，最后还是愿意俯身低眉，做一个母亲和妻子，做得不需要名字。如果是花，自己还是一树桐花。在尘世之间，一花，一园，一人家。

桐花如常。一切如常。



摄影 梁溪
总第5611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紫藤花下渐黄昏

赵淑萍

仲春时节，我又看到了紫藤。

紫藤累累的花穗像一串串悬挂的风铃。风起了，紫藤的叶子和花便飞扬起来，如裙袂飘飘的紫衣少女。于是，我想起“密叶隐歌鸟，香风流美人”的诗句，想起汪曾祺小说《鉴赏家》中“深院悄无人，风拂紫藤花乱”的画面题词。我甚至恍惚，是紫藤的窈窕、柔美招来了这四月的风，还是风特别眷顾这种优雅、恬静的植物？

紫是一种极其浪漫的女性化的颜色。这种由热烈的红和沉静的蓝调和的颜色，有丰富的内涵，凝聚了两者的精华，温柔、内敛、雍容典雅。藤花，又是多么纤巧的物事。曹文轩文中写道：“试想在低垂的藤蔓上开着的花儿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，是多么纤细娇弱，彬彬有礼，脉脉含情啊。”那么，紫藤从颜色和姿态上来说都无可挑剔。而且紫藤不像其他的藤花低矮，她缘木而上，条蔓缠结，在远处流泻她的诗意和浪漫，让人远远地心生爱怜。

紫藤在古老的墙边，那种沧桑、沦落中就有了温柔和亮色；紫藤覆盖了人家的屋檐，垂下紫色的流苏，这户人家无形中就添了几分清雅；紫藤搭成了茂密的花架、花廊，营造一方幽雅、清新的天地。近看，蝶形的花串，洁净、娇嫩，楚楚可怜。远看，像一道道紫色的闪光的瀑布，又像一团团紫色的云霞。在人间四月天，紫藤，平添了几多动人的风景。

紫藤，总让我想起一部日本小说，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。那小说中，有一个个和名字一样美丽的女子：藤壶、紫姬、胧月夜、花散里、明石姬、夕颜、浮舟……作者紫式部，又是怎样将白居易诗“惆怅春归留不得，紫藤花下渐黄昏”演绎成黄昏时紫藤更加华美，那种甜蜜而又无奈的意境。小说清新雅丽的美，就像文学百花园里的紫藤，别有一番风姿和隽永

的情味。

对紫藤，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师院毕业后，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。学校很小，在城区和小镇之间，离两头都约五里。学校前面是一个村庄，傍晚能看见农家的炊烟和灯光，周围是无边的稻田。校园里种了许多花，有月季、绣球、石竹、含笑、广玉兰、晚香玉等。最让人爱怜的，就是四五月间的紫藤。清晨，走过紫藤花架，鸟儿在藤叶间的鸣声，珠子一样，滑落在我的心坎。放晚学后，学生都陆续回家了。偌大的校园，就剩下像我这样住校的三四位单身教师。没有了孩子们活动、嬉闹的身影和声音，只留下一园的花、一园的风和一园的夕阳。我在紫藤架下，看枝叶间一点点西坠的夕阳，看白色的蝴蝶翩跹着，体味着“紫藤花下渐黄昏”的诗意。人和花一样，在宁静的春天的一隅，有时思念起远方的亲人，思念起大学时的生活，虽惆怅却不悲伤，虽孤独却不消沉。晚上，在灯下写些寄情抒怀的文字。写完后，到校园中一走，星月皎洁，那紫藤花的芳香，是清新温润的，从架上滴将下来，在风里传将开去。天地如此静谧，我听到花与花，叶与叶之间的细语，我看到她们在夜色中最自然、曼妙的舞姿。紫藤，如纯情的女子，在寂寂的年华里，陪伴着我，共度单纯而平静的岁月。

后来，调离了乡镇中学。人生路上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，对世态人情的体悟也越来越深。这时，常想起小学校的单身生活——无拘无束，在紫藤架下听风、看夕阳，把青春的日子轻轻抛洒。时光闲散从容，心清浅透明。原来，寂寞可以令人如此怀念，单纯，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。

仲春时节，紫藤累累的花穗映满了我的眼帘，在一片紫色的流光中，记忆的风穿过，拨动那一串串风铃，格外的亲切，格外的怅惘。

盛开的紫荆花

严年丰

在我工作过的几所学校，校园的花坛中总有少数几株紫荆花，它们也总被栽种在不很显眼的角落里。每年开春，还没见绿芽，就先看见了满枝条簇拥在一起的紫红色小花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也赢得了我对它的喜欢。好可爱的花呵，我常常踱步到花枝条前，欣赏这满枝条满树的紫红色小花。但那时候，我还叫不出这到底叫什么花，是紫薇？还是紫荆？

前年春天，在其开花的那段时间里，我驾车过招宝山大桥去镇海城关，路经尚湖路，猛然看到路边有一大块开满紫红色小花的灌木丛，火红火红，红得热烈。

回家后我将满园盛开小红花的事告知了妻子，因她很喜欢花呀草呀，听了自然很高兴，即叫我陪去一睹为快。

从百度上确认，此树为紫荆。紫荆，豆科，紫荆属，落叶乔木或灌木（在本地域，我未见过乔木紫荆）。又名满条红、紫株、乌桑、苏芳地、箩筐树。早春先开花再抽叶，花形似蝶，盛开时花朵繁多，成团簇状，紧贴树干，满树都是花，繁花似锦。百度上还指出，本紫荆与香港特区区花不相同。香港特区区花为洋紫荆，豆科，羊蹄甲属，亦名红花羊蹄甲。

如此，每年的紫荆开花时节，我们总要去那个地方（其实是花圃）观赏满园红火的紫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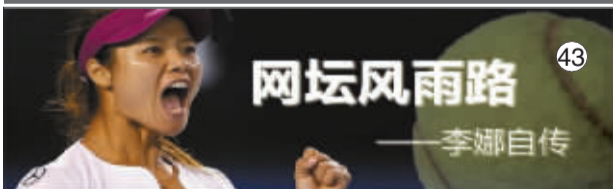
花。

今年的紫荆花又开了。眼前的紫荆，满枝条满树不见一点绿，艳丽鲜红的小花朵密集地爬满了每根枝条，密密层层，簇拥在一起，满树嫣红，满园似火。我俩钻进紫荆丛，去寻找那拥得更密开得更艳的花枝条，摄入相机中。

细看这小花，每一朵长不过一厘米，有五个花瓣，其中三瓣张开着，另两瓣合拢，包裹着黄色的花蕊，整朵花像一只紫红色的小蜜蜂。单单看其中的一朵，毫不起眼。但你看那，一簇簇、一丛丛，满枝条满树的紫红色小花紧紧地簇拥在一起，一树红花一团火焰，满园紫荆映红了天，恰似年轻的朋友们相聚在一起，青春似火，热情奔放。盛开的紫荆花深深地感染了我，让我的心也年轻了。

可知道冬日里的紫荆，“浑身”上下叶无一片，赤枝裸干，筋骨毕露，满目苍劲虬曲。但一旦大地回暖，紫荆便生机勃勃，紫红小花竞相开放，既是那样的朝气蓬勃，又是如此的喜气洋洋。盛开的紫荆花，红红火火，与烂漫百花一起，掀起了春天的门帘。

另有资料介绍，紫荆是抗污染植物，对氯气有一定的抵抗能力，滞尘能力强。紫荆既是抗污染植物，又是早春观花植物，正像那焕发的青春，有着怒放的能量。



网坛风雨路

43

——李娜自传

姜山特地去机场接我。我们回到家放下旅行包，朋友们约我去吃饭、唱歌，我窝在沙发上说：“太累了，想睡觉，不想去。”姜山劝我：“还是去坐坐吧，朋友们都等着呢。”

饭后大家一起去K歌，我没想到，姜山就在那时候向我求婚了。他准备了一只大蛋糕，一大捧玫瑰花——真的好大一捧啊，一共99朵。一个朋友帮我把玫瑰抱出来，路过的女孩看到那捧玫瑰都会“啊”一声叫出来，因为真的是太显眼了。

我很感动，同时又下意识觉得浪费，这么大一捧花，不能吃不能喝的，这不浪费钱吗？那束花确实很美，但我们都已经不是需要靠浪漫气氛过日子的年纪了。那样美丽的花让我觉得不真实。第二天玫瑰枯萎了，我就直接把它们搁垃圾桶里了。姜山也没有异议。其实送花也好，甜言蜜语也好，都不是他擅长做的事。我觉得他之所以准备99朵玫瑰求婚，只是为了让我高兴。我也确实很高兴，不是为了花，而是为了他能够这么细致地体察到我的心思。

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。我们更乐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。

第二天，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。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。今天刚好有时间，那好，领证去吧！领完回家，吃顿好的，踏实了。

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上大学时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，四室两厅两卫，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，小区环境很好、很安静。

我理想中的房子是海景房。我喜欢海，一直梦想自己能在海边有一套房子，蓝天白云，在家里拉开窗帘就看见大海。看见海，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。武汉不少小区有江景房，但我不喜欢房子挨着长江，被污染的江水看起来很浑浊，我喜欢海水特有的那种清凉清凉的蓝色，显得很干净。

但有这套房子，我也知足了。装修完全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，设计师帮我们把其中一间房打造成了吧台。后来我得了大满贯奖杯，就把奖杯放在吧台那儿了。除了苏珊·朗格伦杯，家里还有一只银杯，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女王送给我的了，杯子上面刻了“给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李娜”，这是女王通过外交部给到中国网球协会，然后网球协会交给我的，我很喜欢那只杯子的形状。除了这两只杯子，我家里没有一件和网球有关的东西。我的那些奖杯，早期的都搁我妈那儿，现在的都放箱子里，我也不喜欢在壁挂自己打球的照片。我不想回家还跟网

球没完没了。

装修中最大的败笔是没装衣帽间，这让我比较后悔。耐克赞助了我很多运动服，大多都只能在赛场上亮相一次就被束之高阁，因为品牌希望我能多展示一些不同款式的服装。加上我喜欢乱买包包和鞋子，家里大小衣柜都被我放满了。我的衣服以深色为主，因为我觉得冷色搭配起来出错的概率比较小，款式则没什么限制。我喜欢的色调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换，今年我特别特别喜欢紫色，不过我对别的颜色也不排斥，各种颜色都有它的美好之处。

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，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，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。

姜山的酒量很好，我也还行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，大家会刻意避开“网球”、“比赛”这类话题，但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。

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，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，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，但是她希望，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。

这是绝对不可行的。

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，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。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、内向、非常不自信的孩子，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